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齊東野語卷四

宋周密撰

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漫集數條於此以備攷覽
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
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
為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

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為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莊助為嚴助卞莊為卞嚴殤帝諱隆以隆慮為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為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蜀後主諱

宗以孟宗為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為保傅京師為
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
昭為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
為鄧岱山岳為山岱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但言師淵
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白絹隋帝諱忠凡郎
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
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
書御史代之中廬為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

為旅賁郎將中書舍人為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為
長樂廣陵為江都唐世宗祖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
科景令景子之類是也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猛獸
或為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為
石季龍韓擒虎為韓擒高祖諱淵趙文淵為文深淵字
盡改為泉劉淵為元海戴淵為戴若思太宗諱世民唐
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今人治人生人富人侯
之類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

主不代出者章環避當時諱也陸贄曰與理同道罔不
興脅從罔理韓元策問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無為
而理者其舜也歟睿宗諱旦張仁亶改人愿玄宗諱隆
基太一君基臣基並改為其字隆州為閬中隆康為晉
康隆龕為崇龕隆山郡為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為
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著蘋為著及山藥德宗諱适改
括州為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改為藥州韋純改名貫之
之純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純改名執柳淳改名灌

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行範程
純改名弘馮純敏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敬
宗諱弘徐弘敏改名有功

缺

帝諱昆宋緄會要作宋混

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澣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
諱忱韋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朱梁太祖父烈祖名
誠遂改城曰牆晉高祖諱敬瑭析敬字為文氏苟氏至
漢乃復舊至本朝避翼祖諱復析為文為苟本朝高宗
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鉤

光祖是也加絲字絢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為
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淵是也勾龍去上一字
者大淵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諱也 吳太子諱和以
嘉禾為嘉興唐高宗太子弘為武后所酖追尊為孝敬
帝廟曰義宗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縣為恒農韋弘機
但為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為李曲阿弘氏易為洪溫彥
弘遂以大雅字行晉以毘陵封東海王世子毘以毘陵
為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賢諱改集賢為崇文館之類皆

避太子之諱也 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雞夜雉武后

諱照

音照

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

為重潤劉思照為思昭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
秋富春為富陽蘄春為蘄陽此避后諱也 元后父諱

禁以禁中為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為太州韋仁約
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
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
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諱改名預本朝章憲太后父

諱通嘗改通直郎為同直郎通州為崇州通判為同判
通進司為承進司通奉為中奉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
至明道間遂復舊此則避后家諱也 錢王鏐以石榴
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楊行密據揚州州人呼蜜為蜂
糖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為蘭香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
為武明王武成縣為武義縣羊祜為荊州州人呼戶曹
為辭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 詩書則不諱若文
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

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為虺蜴胡然厲矣周禮
有昌本之俎詩有感發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
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
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是也 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
之樂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 臨文
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陳
侯午卒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幾漢
書祀元封詔書有啓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

國與萬邦作孚韋孟詩總齊羣邦皆不避高祖諱魏太祖名操而陳思王有造白之句曹志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强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則虎字亦不盡避韓文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云文學治行衆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云顯榮頻煩舉韋顗曰顯映班序柳文樂曲曰義和顯耀乘清芬皆不盡避中宗之

諱韓賀即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
胡翼之侍講延英日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為動色徐曰
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容字上舊
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初月餅之
蒸者為炊天下以為非嫌名舊名請勿諱 邦國有不

諱者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
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漢和帝名肇
而郡有京兆是也 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韓退之辯

諱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
不聞謂布帛為布皓腎腸為腎脩漢武名徹不聞諱車
轍之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
若晉康帝名岳鄧岳改名為嶽此則不諱嫌名也 二
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儉為民部尚
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時始改民部為戶部
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 避諱而易字
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

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云云蓋當時避諱改為其字之者變也如卦變爻曰之也宋朝真宗諱恒音胡登切若闕其下畫則為恒又犯徽宗旁諱後遂併恒字不用而易為常正用前例也 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為鄒稽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為趙同子張孟談為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為郭太

李翱祖父名楚今故為文皆以今為茲杜甫父名閑故杜詩無閑字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為敘或改作引曾魯公父名會故避之者以勘會為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為平貨務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 史記李斯傳言宦者韓談則談字不能盡避漢書爰盎傳有上益莊之文鄭當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齎糧之類此不能盡避也 范曄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不許唐竇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音同字

別乃就職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司議郎柳公綽
遷吏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父名少康為太子少
傅呂渭劾之宋朝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富
鄭公父名言而不辭右正言韓億絳縝家諱保樞皆為
樞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 至若後唐郭崇韜

父名弘以弘文館為崇文館建隆間慕容彥釗吳廷祚
皆拜使相而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為改同為
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三丞

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此則朝廷為臣
下避家諱也 元稹以陽城駙與陽道州名同更之曰
避賢駙且作詩以記之白樂天和之云荆人愛羊祜戶
曹改為詞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是也鄭誠過郢州
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歛有任昉寺任昉
村以任所遊之地故也虞藩為刺史日更為任公寺任
公村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 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
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

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謝景仁張茂度
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玄宗名隆基劉
子玄名知幾 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周康王名釗生
子瑕是為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後廢帝亦名昱魏獻
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周厲
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
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
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為可罪也 若桓玄呼

父溫曰清此不足責若韓愈不避仲卿又何耶 朱溫
之父名誠以其類戊字司天監上言請改戊己之戊為
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揚都士人名審沈氏與書名而不
姓皆諛之者過耳未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
南仲亦然此亦不失為孝若唐裴德融父諱臯高錯為
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父諱臯而某下就
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參
右丞盧簡盧先屈前一人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

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
晉肅終身不赴進士舉抑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
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
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夢家諱
龜從故也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為工部尚書郎中于鄴
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
雉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愆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為
太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卿至有興唐寺鐘題誌云金

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及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為
可怪國朝劉溫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岱嵩徐
績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遇橋則令人負之
而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 至如唐憲宗時戎昱
有詩名京兆尹李鑒擬以女嫁之令其改姓昱辭焉五
代有石昂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
召為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上
謁贊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石昂昂趨於庭責

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乃怒昂即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為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語罷長揖而退徐雖怒然無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係其姓名若北

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生羣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内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為畿左畿右之類蔡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為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聞京閩音稱京為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惇為從官章惇為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為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

方乃改姓為万既而又為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為方山遂指以為過焉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方巨山爭體統

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為湖廣總餉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一日總所綱運經從星江押綱軍卒驕悍繹騷市民

橫遭其禍者甚衆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斷治之賈公聞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吏巨山於是就判公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客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與焉牒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易岳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厓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

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曝日

袁安卧負暄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趙勝負暄風檐候
樵牧之歸故杜詩云負暄候樵牧又云負暄近牆壁又
西閣曝日云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又云毛髮且自
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歟有託歆傾煩注眼
容易收病脚樂天負日詩云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
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

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此皆
深知負暄之味者也冬日可愛真若可持獻者晁端仁
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彥嘗有詩
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此癡癡忽已無
余嘗於南榮作小日閣名之曰獻日軒幕以白油絹通
明虛白盎然終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適有客戲
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舉黃
綿襖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舍相呼

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語然王立之亦
嘗名曰牕為大裘軒謝無逸為識詩曰小人拙生事三
冬卧無帳忍寒東窻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熙稍稍
血氣暢薰然四體知

一作和

恍若醉春釀此法祕勿傳不

易車百輛君胡得此法開軒亦東向蘇公名大裘意豈
在萬丈但觀名軒心人人如挾纈陶隱居清異錄載開
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
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檐白醉

樓玫瑰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陳進道為賦詩玫瑰次之云處世難獨醒時作映檐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天梳與日帽且復供酒事謫君幸三適得此更慙愧向來六逍遙特書見清異君家老希夷相求諒同氣曲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記醉中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生

暫奇

一作寄

溫難語純綿麗

洪駒父亦有
大裘軒詩

經驗方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

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症至有
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惴惴及抵南
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礮研細以釀醋調灌歸途恃
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鈐下一
老兵素愿謹忽垂泣請告曰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
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少許即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
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即差其後
凡治數人莫不立驗然膽礮難求真者養生之家不可

不預儲以備用也 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以淨水一
器塵其上投膽粟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
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盡筋膜塵土入冰腦一
二片或淚痒則加生薑粉些小時以銀筯點之絕奇赤
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效 辛酉夏余足瘍
發於外臙初甚微其後浸淫涉秋徂冬不良於行凡數
糝膏灌之劑嘗試略遍痛癢雜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
俞和父見過怪其蹣跚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

己此疾法當先以淡蘤水滌瘡口浥乾次用局方駐車
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
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氣
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
此尤其後莫子山傳治痢杜僧丸亦止是一味藥用有
奇驗亦此意也

用事切當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壽德宮置酒賦詩為

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
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
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事可謂
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
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
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
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劉功甫當筆內用
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

有歸馬牧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楊府水渠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製甚廣自居其中旁列諸子四舍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為之退即督濠寨兵數

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即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金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
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既而復建傑閣

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
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
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謂
龜失其首疑為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潭潭數百楹
不數刻而盡益驗燬閣之禍云

潘庭堅王實之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閬漕幕時方壺山大琮為漕臚
軒王邁實之與方為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

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攜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為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為奇事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為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即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邁後歸鄉里自

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
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崖同
時富沙人紫巖潘牯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
庭堅初名公筠後以紹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
與之遂易名為牯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為
福建帥司機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為
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以白既而
盡去寬衣脫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

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亭行
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
酒豪甚竟脫巾髻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
衆因謬為驚歎羅拜以為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
之潘氣略不懾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
則卧病而殂既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
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
嘗視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纔

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
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夫志其墓云公
論如元氣分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
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
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
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
轉眼今五十年矣

齊東野語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_臣丁雲錦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陳廷梓

欽定四庫全書

齊東野語卷五

宋 周密 撰

四皓名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頭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為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詩

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阮孝緒辭梁武
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
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
丈簡為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
曰夏黃公四曰用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
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
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
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亦不可知周爕曰追綺季之

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庚以居園中因以為號
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
角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
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吳俗紀云先
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祿里村角頭寨即先生逃
秦聘之地韓詩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蔡
氏註角觸協音也淳化中崔偓佺判國子監有字學太
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角或云用上加一撇

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偃佺曰臣聞刀下用乃權音
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角里作
角里亦非也後漢有角善叔乃讀作覺音何邪

作文自出機杼難

曾子固熙寧間守濟州作北渚亭蓋取杜陵宴歷下亭
詩東藩駐皂蓋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間晁無咎補
之繼來為守則亭已頽毀久矣補之因重作亭且為之
記記成疑其步驟開闔類子固擬峴臺記於是易而為

賦且自序云或請為記答曰賦可也蓋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晉齊攻戰三周華不注之事雖極雄贍而或者乃謂與坡翁赤壁所賦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補之豈蹈襲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機杼者極難而古賦為尤難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雖昌黎亦以為然也

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開荆湖閩遂與孟珙合韓兵夾攻蔡城獲亡金完顏守緒殘骸以歸乃作露布以

誇耀一時且繪八陵圖以獻朝廷遂議遣使脩奉八陵
時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有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
葵南仲范武仲金子才三數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說
謂非扼險無以為國於是守河據關之議起矣乃命武
仲開闢於光黃之間以張聲勢而金子合淮西之兵萬
餘人赴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十八日渡壽州二十一
日抵蒙城縣縣有二城相連背渦為固城中空無所有
僅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蟲

蠅撲面杳無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縣縣中有未燒者
十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舊號小東京云二十
四日入亳州總領七人出降城雖土築尚堅單州出戍
軍六百餘人在內皆出降市井殘毀有賣餅者云戍兵
暴橫亳人怨之前日降韃今日降宋皆此軍也遂以為
導過魏真縣城邑縣太康縣皆殘毀無居人七月二日
抵東京二十里劄寨猶有居人遺跡及桑棗園初五日
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

范用吉等結約至是乃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
見兵六七百人荆棘遺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
故宮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黃河南舊有寸金堤近
為北兵所決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
及頸處行役良苦幸前無敵兵所以能盡進至此子才
遂駐汴以俟糧夫之集而潁川路鈐樊辛路分王安亦
以偏帥下鄭州二十日趙文仲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
宿至汴與子才之軍會焉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

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趣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議士三千樊辛提武安軍四千李先提雄關軍二千文仲亦以胡顯提雄關軍四千共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義以廬州強勇等軍一萬五千人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為辭則諭之以陸續起發於是敏子領軍以二十一日啓行且令諸軍以五日糧為七日食蓋懼餉饋或稽故也至中牟縣

遂遣其客戴應龍回汴趣糧且如諸將議遣勇士諭洛
獨胡顯議為不合敏子因命顯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
陰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潛赴
洛陽至夜踰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之
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誘我矣逮晚始有民庶三百餘家
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
採蒿和麴作餅而食之是晚有潰軍失道奔迸而至云
楊義一軍為北兵大陣衝散今北軍已據北牢矣蓋楊

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山椒有立
黃紅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
遂致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
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
飢甚遂殺馬而食敏子與諸將議進止久之無他策勢
須回師遂遣步軍兩項往劫東西寨自提大軍濟洛水
而陣北軍衝突堅勿動初二日黎明北軍以團牌擁進
接戰我軍分而為三併殺四百餘人奪團牌三百餘至

午不解而軍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議突圍而東會范
用吉下歸順人楚珩者獻策曰若投東則正值北軍大
隊無噍類矣若轉南登封山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
虎口耳事勢既急遂從之北軍既知我遁縱兵尾擊死
傷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傷右胯幾殆所乘馬死焉徒
步間行道收潰散得三百餘人結陣而南經生界團結
砦柵轉鬪而前凡食桑葉者兩日食梨棗者七日乃抵
浮光樊顯張廸死焉敏子前所遣客戴應龍自汴趣糧

赴洛至半道逢楊義軍潰卒知洛東喪衄之耗遂馳還
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謂曰事勢如此我輩自往可也
帥參劉子澄則以為無益抵暮下令促裝翌日昧爽起
發衆皆以為援洛而前旌已出東門始知為班師焉是
役也乘亡金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
舊京氣勢翕合未為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
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殆天意後世
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

也此事得之當時隨車幕府日記頗為詳確近于忠信
嘗編三京本末與此互有同異焉

端平襄州本末

趙忠肅公方開閬荆襄日久軍民知其威聲端平甲午
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為荆湖制置大使鎮襄陽蓋欲
其紹世勲作藩屏也至郡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潤黃
國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備
一切廢弛且諸將不能協濟反自相忌嫉而一時幕府

亦袖手坐觀成敗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楊侁稟議因言本州統制軍馬郭勝有異志蓋楊郭有隙非一日矣楊之來郭已疑之及楊受犒歸趙乃以檄召郭勝於是郭之反謀始決六月二日趙下令以襄陽簿廳置勘院將以勘郭勝也先是趙幕客蔣應符往司唐州遂泄其謀於郭初六日乘楊侁朝拜天貺節遂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轎中凡回易錢之在州者千餘萬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義軍大軍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殺即

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報至襄陽時制閫諸客方命妓宴趙楷於城西檀溪趙忽急召兩制機議事時趙括夫瑞州人以制幹權章清孫以襄倖權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初九日先鋒行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金子才節制諸項捕賊軍馬攝襄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者皆以西師之敗鐫責趙欲於此立功以為復官之地七月二日北軍至唐州棗林全劉聞之遁去先又調德安守王旻策援亦

不至反俱以捷聞全王至襄凡痛飲半月而回既而探報益急寇已半渡黃河而王旻歸德安以黃州克敵軍

叛

即李藏器之軍留黃陂上者

德安境遣人招納四千八百餘人意

欲沮撓淮西制帥楊恢趙欣然從之九月十日聞王旻帶所納叛軍來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未如之何趙忽令諸門不許出一人一擔而所置緝捕司帶行人孫山等察探變是為非於是襄人愈側足矣廿三日棗陽告急趙復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

軍首領倂益至襄陽江北對壘不戰而敗遣李師古持書與趙不啓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關即追逐斬守關趙寧以徇十九日北騎至襄陽城下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檀溪山二十日戰於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廿一日北軍始退十二月北軍自峽州回戰於江北樊城我師少勝則以大捷聞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無孑遺至是物價踊貴諸將日飲亡何用散樂段得仙者佐歡繞城躍馬殊不介意

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帶克敵軍往均州光化軍巡邏逗遛不進僅至小樊乃以收復兩郡捷聞是日朝廷遣鎮江都統李虎號無敵軍偕光州都統王福所部軍至襄策應而克敵軍不能自安矣趙遂急遣王旻避之趙出城近虎虎傳朝廷宣諭之命趙涕泣謝恩乃對虎慷慨共酌十餘大觥以歸無敵軍即宣言欲剷除克敵云不因你瞞番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里路來十四日王旻回趙令戍郢州旻恃平日嫖狎不從必欲入城十六日

下令大宴犒諸制領於是克敵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

皇皇矣有以其言密告趙內機檢者

趙之姪

宴遂中止二

十日止宴李虎王旻王福楊茂先李伯淵黃光弼夏全
於府大醉極歡達旦而罷廿一日克敵軍往南門燒紙
蓋合謀也夜二鼓縱火於市東竹竿巷口及於諸處縱
火發喊搶入制府轅門為門內軍射殺二人復至東市
劫掠擐甲露刃不許救撲至廿三日火方熄趙帥於南
門城上呼王旻詰問李虎適在旁云好斬言未脫口而

吳首已斷身皆分裂矣趙遂下令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克敵軍號也於是刀刃亂下死者多無辜然叛軍未盡剿也未時火復自南門起凡官民之居一藝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羅叔度兩家避難東城上亦為叛軍焚殺廿三日遣李伯淵往江北剿殺叛軍未回克敵軍遂殺其家因乘亂劫掠居民尤酷趙帥於是先焚其父威惠廟遂同李虎黃國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潛出西門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覺遂皆狼狽奔逃而出矣是

日江北中衛軍亦反趙至荊州復遣都統江海戍荊門
有軍校獲制司印來獻趙補以統領之職是時叛亂相
仍趙乃嚴刑以安反側於教場後掘地方三丈深二丈
以石作窗為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杻械懸梯而下以準
遣胡翀主之大抵襄州之禍萌於趙武仲之來成於王
旻招納克敵軍激於李虎無敵軍之至自岳武穆收復
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甲於西
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先是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

特甚一日趙方坐衙忽覩樓中妓女人物雜還宴飲趙怒以為僚屬置宴略不避忌亟遣人覘之則樓門扃鐃甚嚴凝塵滿室識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時為倅一夕坐中堂閱案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亂作益知禍患有定數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目擊云

趙氏靈壁石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趙氏入洛之師實為統軍嘗過靈璧縣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峭崿秀潤南仲立馬旁睨撫玩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為獻者南仲因詫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旁聞語即退纔食頃數百兵舁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為神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輦歸而來敢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為之一

笑

南園香山

事有一時傳譌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衆惡皆歸焉
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聲以詆平
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犬吠村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
聞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師獻沉香山高五丈立之
南園凌風閣下今慶樂園即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尚
巍然立於閣前乃枯枿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

未可盡信也如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
碑閒卧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

李泌錢若水事相類

李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嬾殘泌察其非凡中夜潛往

謁之嬾殘命坐撥火中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

宰相

李泌家傳
及甘澤謠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

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

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

字徐曰急流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為樞密副使年才

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邵氏聞見錄

又若水謁華山

陳搏曰目如點漆黑白分明當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

不然他日但能富貴急流中勇退人也

明道雜誌

又若水謁

陳希夷曰子神清氣一可致神仙遂招白閣道者決之

乃以為不然

晝境錄

又法雲佛國禪師惟白傳康節易學

甚精熟未嘗語人元符辛巳鄭達夫以大宗丞召佛國

即招達夫飲併約妙應大師伯華同席顧妙應曰如何

妙應曰決作決作佛國乃語達夫曰君異日必為相直
待蔡元長張天覺顛沛之後即爰立矣已而果然鑑堂遺事
已上數說皆同而微異豈即一事演而為數說乎大抵
近世雜說率多勦入不可盡信故余表而出之

用事偶同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
過寧訕無諂坡翁為劉壯輿作是是堂詩云閒燕言仁
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

是是近乎諛子由彈呂惠卿章云放麇違命也推其仁
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弑君山谷懷
半山老人詩云啜羹不如放麇樂羊終愧巴西其意蓋
指惠卿也二公豈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造語若出一轍
而不以為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麇乃是西巴恐一時
偶誤耳

方翥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

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翦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携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翦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翦為館職偶及試闈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拽而出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日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

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
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為
第四名竊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金過北門馮為留
守始修門生敬酒適馮因言昔忝知舉祕監賦重疊用
韻以論策佳輒為改之擢寘高第頗記憶否芸叟方飲
不覺酒杯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喬文惠晚景

喬文惠行簡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

八袞矣時皆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況
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為卒歲之遊無子
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
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

趙伯美

趙嘉慶字伯美素號忠直然性頗猜忌褊躁故所至與
物多忤淳祐庚戌盱江峒寇猖獗以府丞吳蒙明發知
建昌軍至則撫勞勦除漸致安靖朝廷獎勞之未幾以

病丐祠有旨轉一官別與差遣時伯美在後省遂繳寢
轉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局而伯美復繳其祠且
謂前奏稽遲是必賊蒙使其兄司農丞革坐局行賕過
截御筆之所致以區區支疊瑣瑣下流輒敢倚同氣以
置局於輦下植死黨而為阱於國中乞收回玉局之命
併從尚書省劄下吳革責戒勵狀仰今後不得懷姦事
上狗欲欺君如或不悛重寘典憲省劄既下吳農丞辨
析狀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麾既被繳

駁聖恩寬大遂畀祠廩或予或奪惟上所命且革濫綴
班行治事有公宇退食有公廨何謂置局何謂行賕况
弟蒙始於請祠終於得祠初非干進何事營求蓋弟蒙
之取怒嘉慶者祇緣丁未歲同官京推以女求壻屢請
不諧遂成讎隙求盱江僚屬之薦舉則有書求盱江公
庫之文籍則有目厚貌深情機穽莫測況於革尤為無
辜且所謂責勵狀者乃州縣警吏民之文仰惟國家待
士以禮三百年間未聞有此典故革粗識事體安敢辨

白但乞將革罷斥遠跡讎怨實拜公朝之賜有旨吳革
知南安軍而伯美復上章辨證且謂繳蔡榮疏內謂榮
與革結為死黨滋長其惡議欲與之報復後二年伯美
為湖南憲牟澤叔清知衡陽行移之間微有牴牾伯美
遂上章劾叔清報可稍稽復疑為叔清鄉相謝瀆山方
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沉匿之弊謝相大不能堪遂
於榻前奏陳將承受蘇鏞斷遣仍作勘會云據湖南提
刑趙嘉慶昨於奏狀稱已按知衡州牟澤久而未下謂

是相府過奏尋令臨安府追上承受及通奏進銀臺司
等人根究俱稱即不曾有奏投進所有牟滌既是外臺
已按雖是未見按章先合施行奉旨牟滌與祠隨有御
筆云趙嘉慶劾牟滌初無奏牘輒誣大臣以沉匿之事
力肆攻詆然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誣謗宰臣且
不顧廉恥行賄賂吏尚氣節者得如是乎國朝典故凌
巖宰相罪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鐫一秩罷任以為翼
虛駕偽虧國體壞綱紀者之戒明年謝罷相董榘堂槐

繼之嘉慶為大蓬供職後復有申省狀云重念嘉慶重
遭誣罔沮於威勢不合分疏但誣奏傳播萬里而元來
按發之事未能暴白天下承受蘇鏞久已叛去忽得其
狀具述前相之子使其僕任康祖誘脇打回元奏因依
乃是事未發以前牟滌自知在郡酷虐有罪懼為民訴
先已馳告謝修修遂令任康祖誘脇蘇鏞遇有嘉慶章
奏須先袖呈相府先奏實被謝修分付以水濕打回第
二奏既到謝修自知敗露却將蘇鏞送獄妄令供析欲

乞敷奏施行俾元來屈抑稍得暴白於四方得旨與改正理選月日是歲冬察官朱應元劾伯美向者持節湖南不理民訟惟理贓錢不問虛實之有無但責都吏之代納兒攬民訟交通關節為郡將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罷出

二蘇議禮

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分合一議自昔諸儒之論不知其幾今姑摭二蘇之

金史卷五
議言之東坡則據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
以為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潁濱乃據周禮為說謂冬
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其後朝廷迄從坡說
合祭以至於今焉

齊東野語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齊東野語卷六

宋周密撰

紹興御府書畫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
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益嗜好之
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權塲購
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

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
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
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攷
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其裝標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
題具有成式余偶得其書稍加攷正具列於後嘉與好
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出等真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

並係御題
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標

青綠簾文錦裏

大薑牙雲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暉

上等白玉碾龍簪頂軸

或碾花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真跡

內上中等並降
付米友仁跋

用紅霞雲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暉

白玉軸

上等用簪頂
餘用平等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真跡

并石刻晉唐名帖

用紫鸞鵲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彈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彈卷縫用御府圖書印

引首上下縫用紹興印

鈎摹六朝真跡

並係米友仁跋

用青樓臺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贖

白玉軸

御府臨書六朝義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

內長篇
不用遣

道依古厚紙
不揭不背

用毬路錦

衲錦

柿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皂鸞綾標等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金史卷六
王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內趙世元鈎摹者亦用衲錦襌

蠲紙

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今依真本紙色及印記對樣
莊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真跡

用皂鸞綾襌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鵲錦標

紫駝尼裏

楷光紙暉

次等簪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跋於
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降付米友
仁親書審定題於暉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真跡

用皂鸞綾標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暉

象牙軸

用睿思東閣印內府圖記

米芾書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暉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驗定令曹彥明同共編類等第每
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冊子

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標

瑪瑙軸

或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後用紹
興印仍將原本拆下題跋揀用

金定四庫全書
卷六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標

青絲簾文錦裏

次等用碧鸞綾裏

白大鸞綾引首

高麗紙罽

出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綾上下標

碧鸞綾託標

全軸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

皇朝名畫同

用曲水紫錦襍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

或瑪瑙軸

內下等并膠本用皂標雜色軸

蠲紙罽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褙軸頭旋

取旨

蘇軾文與可雜畫

姚明裝造

用皂大花綾襖

碧花綾裏

黃白綾雙引首

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橫軸

用皂鸞綾襖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白玉軸

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畫橫軸

陳子常承受

樗蒲錦襖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諸畫並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畫裝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經帶四分

上標除打撇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襖除打撇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襖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

高者用全幅

引首闊四寸五分

高者五寸

應書畫面僉並用真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出等法書名畫並御臨名帖本朝名

臣帖並御書面僉

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裴禧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複帕象牙牌子
應搜訪到書法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
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勛宋貺張
儉龍大淵鄭藻平協黃冕魏茂實任源等覆定
驗訖裝褫

應搜訪到名畫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字文號
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手裝背

應搜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背者令書房依
元樣將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
古槌破用印裝造 劉娘子位並馬興祖謄畫
應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并行拆下不用別令
曹勛等定驗別行謾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蘭亭開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濶八分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高七寸五分

每行濶六分共四十三行

真草千文闌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濶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濶八分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濶六分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濶九分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如摹本矣

應古畫裝褫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穠豔亦不許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背

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青闌道絹襯背唐名士多闌

道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闌道揀高格
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褫
內府裝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摺界
裝背
染古

集文
定驗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瓌緻六典
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即今背匠也本朝祕府
謂之裝界即此事蓋古今所尚云

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善於講誦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云兜不上下頤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頤解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人脫頤信非戲語也

山陵使故事

韓魏公為永昭山陵使事畢而英宗不豫不敢還至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洛陽因上疏云自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訖合行求去遂以司徒兩鎮節鉞判相州元符間章子厚為永泰山陵使有作詞戲之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蓋謂故事當然也淳熙間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為首相殊以為憂尤延之時為禮官於是授之以說云今此乃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說曰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

權卜會稽止當差總護使耳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於是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殊不知李海拜高宗朝宰相本無解罷之嫌亦一時不深考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為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

木過數旬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為名儒及貴顯不復為本生母持服為右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識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敵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為而作非徒區區評論也及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既為伯父母叔

父母之後而父母亡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
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
暮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
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
昭然矣其論哀帝議立定陶王後曰故為人後者不顧
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責為人後者絕私
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
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云其論晉出帝追封

敬儒為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
生之恩以伸所厚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
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為此論者
皆是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益彰前
輩蓋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議先儒也
若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為是無定者皆父子私
心不能自克互相為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為皇
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壽皇為皇

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大哉王言後世
安得而擬議之哉

詩用事

糜先生吳之老儒也彛彛皆其子姪行記問該洽九經
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謄藁為時嚮慕然垂老
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仲孚

名惟信
號菊潭

客吳能詩善絕

句糜極稱之以為不可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
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及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

梨花瘦盡東風嬾商略平生到杜鵑
糜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謫仙人也
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
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
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
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正
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為博瞻誤
矣

王魁傳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
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
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

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為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為詳定官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初發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為定時荊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為首楊樂道以為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為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

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
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已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
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
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
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
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
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
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

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
亟自汶犖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
故但惛惛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
方開懨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寒窗一夜雪紛
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袂飄如蓬問子何所之家在
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化宮行將携老母寓居學
其中云予既去徐醫以為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
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夜中洞泄

氣脫內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
道士與弟覺民自舒州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
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
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纔二十七歲
五十年前豈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
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
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為鄆
州司理康侯時十五餘歲三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

子儀為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
人子儀待蘇州崑山闕來居汶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汶
學子儀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鄢陵戶康侯登
科為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
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
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
愛身如冰玉不知猥褻俚人語不幸為匪人厚誣弟輩
又不為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

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向氏粥田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勅繼
事向子豐居於霄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
楊氏使秘之以為已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即請誥命輕
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尼其行時王以
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於湖為本鎮子豐因使人
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縶韉謹伺於界首王

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
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
千畝以為粥米逮今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
之向氏子孫

祥瑞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
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攷所出之時多在
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

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
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
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
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劔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
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
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
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
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行立而國亡其為

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和隆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網進即進職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為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

瑞蓋無虛日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學游士聚散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士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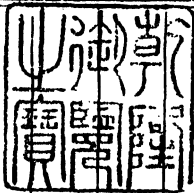
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閭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
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寢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
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為始會教
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閤肆罵時趙京
尹與衆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
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
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
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

俾游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為檄文相率而去云天
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
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
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
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鑒為四學兢兢東帛例及諸
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
直立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為公義不利小人始
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

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
客為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
同盟毋見義以不為宜行已而有恥苟為溫飽可勝周
粟之羞相與提携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
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
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邈世無
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
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斤姦書又

五言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懼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
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
雲又古詩云上書如毀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
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麻食肉
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
將謂秦得邪淳祐寢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
引喙鳴靈鴉失脚竒禍遭羅罟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
山鬼相揄擲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

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炯以參樞軸畢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齊東野語卷六